

主線
【 救贖 】

2021 / 1 / 22

冬天的月光灑在白雪上照映出像是砂糖冰晶般的反光，黑髮男子站在窗邊看著停在宅邸前方的陌生禮車陷入沉默。索爾斯的宅子裡偶爾會來客人，但今天的氛圍讓他感到怪異甚至不安。

不到幾分鐘就聽見複數的腳步聲朝他的房門逼近，那股壓迫感使牧歌把警戒值拉到最高，單手握住放在桌上的沉重燭台，帶著過分強烈的殺意盯著被轉動的門把手，繃緊的神經在與來者對上眼之後到達極限「已經沒事了，你現在很安全。」紅鞋子的人推開木門，用讓人放鬆的語氣說道，儘管這並不足以讓牧歌動搖。

他們耐心的解釋亞斯德斯克跟司書是如何獵捕危險的凡派爾並解救各地像他一樣被眷養的血奴，但牧歌的思緒只停留在他們身後的那個紫髮男人身上。

索爾斯就跟平常一樣掛著那張自信的微笑，身上沒有傷口跟打鬥痕跡，除了雙手多了一副手鐐，並且因為玫瑰精油讓男人的手腕上出現像是被灼燒過的傷痕。

他是自願被帶走的。

這讓牧歌感到莫名惱怒，那座燭台就這樣直直砸向站在最前面的司書，突然的反應讓索爾斯也怔住幾秒「請不用擔心，我們是來幫你的。」司書單手就制住了他，那個與凡派爾經歷過多場戰鬥的開採者並沒有把這個突發狀況放在心上，只是在奪過燭台後用平淡又沉穩的聲音安撫看起來想走向凡派爾的血奴。

「那個凡派爾很危險，別再靠近了。」

對旁邊的另外一位司書示意後索爾斯就這樣在他面前被帶走了，甚至不做一點掙扎。

牧歌愣愣的看著，直到回過神來才發覺自己已經隨著對方坐上車，感覺心裡突然空了一塊「你們會殺了他嗎？」聲音顯得乾啞，明明得到一直渴望的自由，這難道不是值得慶幸的事嗎？

接著他聽聞了兩個月後的拍賣會，這聽起來比被殺死還要糟糕。

「我不認為這樣做是對的。」牧歌低著頭說。

紅鞋子的男人沒有回應他，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很多血奴身上出現過，他也早已見怪不怪。

月光照在臉上甚至有被人輕撫的錯覺，牧歌已經不記得自己有多久沒有呼吸過外頭的空氣了
「不過謝謝你們，我像是得到了救贖。」

男人在數不盡個沒有盡頭的夜裡第一次找到了目標，還剩下兩個月，他必須在拍賣會之前把那傢伙從亞斯德斯克弄出來。